

HENRYK SIENKIEWICZ

6

Henryk Sienkiewicz

显克维奇选集



YZLI0890112678

人民文学出版社

HENRYK SIENKIEWICZ

6



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



显克维奇选集

〔波兰〕



YZLI0890112678

人民文学出版社

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

HENRYK SIENKIEWICZ
PAN WOŁODYJOWSKI

本书根据 ZAKŁAD NARODOWY IMIENIA
OSSOLINSKICH WYDAWNICTWO
WARSZAWA, 1995 版本译出

前 言

亨利克·显克维奇于1846年5月5日出生在波兰卢布林省乌库夫县沃拉·奥克热伊村,于1916年11月15日在瑞士的韦维逝世。他不仅是波兰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最著名的作家,也是世界文坛翘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创作成果颇丰,已出版他的全集共六十卷。他出生的家庭虽然是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却具有深远的爱国传统。他的母亲是位名门闺秀,禀受了很高的文化教养,尤其擅长诗文,显克维奇对文学的爱好就是在母亲的影响下形成的。1858年他离开故乡到华沙上中学,就已显示出文学天赋。1866至1871年间,显克维奇在华沙中央大学学习,攻读法律、医学,后转到该校波兰语言文学—历史系,一边读书,一边给人当家庭教师,过的是清贫的日子。

波兰自1795年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第三次瓜分之后就不再作为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而存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波兰曾有过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斗争,然而在1863年爆发的反抗沙俄统治的“一月起义”失败后,波兰人开始另寻救国途径。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华沙活跃着一批称为实证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家。他们认为,要使波兰复兴再也不能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而只能通过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发展工商业,促进经济进步来实现。在文学领域,他们提倡宣传实证主义纲领的“倾向性小说”。显克维奇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登上文坛的。

187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徒劳》后又相继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反映了作家对华沙实证主义纲领由同情到批判

的思想发展过程。1876年显克维奇作为《波兰报》的记者赴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采访,身居异域,有了比较,使他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沦亡的祖国是处于何等的水深火热之中。在国外和回国后他相继发表了许多揭露波兰社会黑暗、反映人民苦难和流落国外的波兰人的惨境的优秀短篇小说,如《炭笔素描》(1877)、《音乐迷场科》(1879)、《为了面包》(1880)和《灯塔看守》(1881)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1879年11月显克维奇回到了华沙,看到实证主义鼓吹的救国纲领并不能解决波兰的社会难题,波兰民族正在绝望中沉沦。他意识到,生活在列强黑暗统治下的波兰人,想看的不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比现实更为稠浓的黑暗,而是需要从黑暗中看到一线光明。基于这种美学观点,他决心奋力跳出阴暗的、死水无澜的、令人伤怀的现实,去寻找民族生活中的亮点,给麻木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给绝望的人们以希望和力量。这也是他致力于历史小说创作,弘扬波兰民族精神的契机。波兰历史上“发生过伟大的事件,出现过伟大的人物,那里有过振奋人心的东西:伟大的性格,伟大的罪恶和伟大的牺牲”。^① 他要以史为鉴,昭告世人,波兰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他要以铜琶铁板和盘空硬语唱出波兰民族的最强音。

显克维奇自1883年5月开始,用了五年多的时间连续发表了三部长篇历史小说:《火与剑》(1884)、《洪流》(1886)和《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1888)。这三部共计二百六七十万字的鸿篇巨制都是以十七世纪波兰历史为题材的,由于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前后连贯,爱国主题一脉相通,又各自独立成篇,构成了一组完整的三部曲。显克维奇几乎动用了一切艺术手段,用他那枝生花妙笔淋漓尽致地再现了波兰十七世纪中叶的社会面貌,描绘出一幅幅兵连祸结,雨骤风狂,却不乏热血男儿的傲然正气,最后都凯歌高扬的特殊时代的全景式历史画卷。三部曲是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相结合,历史真实同艺

① 转引自张振辉著《显克维奇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26页。

术虚构相结合的作品,把波兰的历史小说创作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审美高度。三部曲以其宏伟的规模、磅礴的气势、如诗如画的壮丽场景、一波三折高潮迭起的故事情节和丰富多彩的人物肖像画廊而进入世界文学经典的宝库。

十七世纪中叶是波兰国家由极盛走向没落的转折时期,犹如《红楼梦》中的贾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早在1386年波兰和立陶宛就已实现了王朝联合,1569年又正式合并为一个两民族共和的国家,称波兰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因弗兰蒂(包括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一部分)都是共和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至1634年波兰的领土面积已达九十九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国,居欧洲第二位”^①。“波兰的贵族民主制度是欧洲最民主的政治制度”^②,在波兰,国王由贵族自由选举,国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的限制。随着豪门贵族逐渐控制议会,实行自由否决权,议会中的各种提案如果有一票反对,便不能通过。这样便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状态,致使国库日益空虚,兵力不足,故而每次大战爆发时,波兰都是处于劣势。但当时的波兰毕竟是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一旦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对任何强大的来犯之敌还都能战而胜之,只是连年战乱大大削弱了波兰的国力,共和国从此走下坡路。

波兰的劳役制庄园经济经过十六世纪的大发展,到了十七世纪中叶进入了危机阶段,广大农奴和贵族领主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这种矛盾在乌克兰表现得尤为突出,乌克兰大贵族庄园的逃奴形成了第聂伯河下游扎波罗热蜂屯蚁聚的自由民,称为哥萨克。他们在活动中心建立了设防的营地——谢契。波兰政府将哥萨克编入波兰军队,用来守卫南部边疆和对外作战;还把一部分哥萨克登记入册,称为“在册哥萨克”,发给他们优厚的薪饷,授予他们军职,允许他们享有贵族特权。中央政府由于财政拮据,往往限制“在册哥萨克”的

① 引自刘祖熙著《波兰通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2页。

② 同上,第81页。

人数,而且经常拖欠他们的薪饷,引起哥萨克上层人士和群众的不满,武装爆动时有发生。三部曲第一部《火与剑》反映的正是1648年爆发的规模空前的哥萨克暴动。书中艺术地再现了乌克兰贵族,“在册哥萨克军”中的一名书记官赫麦尔尼茨基因个人恩怨,勾结克里木汗国,打着只反权贵不反国王、忠于共和国的旗号,欺骗群众,掀起了一场遍及乌克兰全境的声势浩大的哥萨克战争。波兰王军在爱国将领、乌克兰铁腕王公耶雷梅·维希涅维茨基的统率下,最终取得抗击哥萨克—鞑靼联军的胜利。但是这场哥萨克战争却遗患无穷。赫麦尔尼茨基不甘心灭亡,公开投靠沙俄。1654年俄军入侵立陶宛和乌克兰,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波俄战争,结果是乌克兰被一分为二,第聂伯河左岸和基辅以及扎波罗热被俄国占领;第聂伯河右岸仍属波兰共和国。波兰方面之所以签订屈辱的安德鲁索沃条约,是因为跟瑞典的战争刚刚结束,共和国又面临土耳其大举进攻的威胁,这个贵族共和的国家,为了避免腹背受敌的困境,不得不采取壮士断腕的措施。

1655年,当俄军进逼立陶宛首府维尔诺,赫麦尔尼茨基的军队占领卢布林继续向前推进之时,瑞典国王查理十世·古斯塔夫统领瑞典军队从东西两面进攻立陶宛和波兰腹地,开始了持续五年之久的波瑞战争。

1884年初,《火与剑》尚未脱稿之前,显克维奇便已有了创作下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完整构想。这部小说反映的就是波瑞战争的全过程。作家将小说定名为《洪流》,这里蕴涵着三层隐喻:其一是显克维奇用历史学家和诗人的眼光看待自1648至1660年这兵戈扰攘、烽火连天的十二年,灾难和不幸有如洪水泛滥,冲击着整个波兰民族;其二是瑞典侵略,声势浩大,有如洪水奔腾,摧毁了波兰的城市和村庄;其三是波兰人民敌忾同仇,奋起反抗,汇成了全民抗战的洪流,淹没了瑞典入侵者,瑞典军队不得不认输撤离波兰。

然而,第聂伯河右岸属于波兰的乌克兰境域始终处在战火不熄的混乱之中,不仅连年爆发农民战争,而且出现了所谓的乌克兰独立

运动。哥萨克统领彼得·陀罗申科(陀罗什)为了实现自己统治乌克兰的狼子野心,不惜乞援于土耳其附庸克里木鞑靼汗国,并于1666年正式尊土耳其为乌克兰的宗主国,这就大大激化了波兰和土耳其的矛盾。1669年波兰国王杨·卡齐米日退位,在自由选举国王的过程中,耶雷梅·维希涅维茨基王公的儿子米哈乌·科雷布特·维希涅维茨基借助乃父的英名,在竞选中压倒了法国支持的候选人,登上了波兰国王的宝座,进一步刺激了作为法国盟友的土耳其,波土两国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在共和国处于战争近在眼前的危急关头,无论是国王还是议会都不相信大战已迫在眉睫。忠心报国的大统帅杨·索别斯基手中既无可可用之兵,又无扩军的经费,每每不得不亲自领兵去平定乌克兰的叛乱,穷于应付,忙得焦头烂额。到1672年10月,土耳其苏丹利用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的混乱局面,亲自统率号称百万之众的庞大部队,浩浩荡荡地长驱直入,围困并最终攻陷了波兰南部要塞城市波多莱的卡缅涅茨。波兰议会这才接受惨败的教训,通过决议扩军五万,向土耳其宣战。1673年11月11日,杨·索别斯基统领大军在霍齐姆城郊大败土耳其军队,取得了抗击土耳其入侵的辉煌胜利。显克维奇正是以这段错综复杂的史实为题材,创作了自己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杰作《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

显克维奇在创作《洪流》时经历了丧妻之痛,在完成一百三十余万字的《洪流》之后,他已是心力交瘁。但他必须尽早完成他的三部曲最后一部。由于这部作品是反映波兰经历的第三场大规模的、反对土耳其侵略的战争,为了实地考察对他而言完全是陌生的穆斯林世界,熟悉土耳其的风土人情,收集创作素材,他决定亲自去一趟君士坦丁堡。他在那里的博物馆参观了土耳其正规步兵的服饰和兵器,重甲骑兵的铠甲以及许多土耳其历史人物的肖像画,这对他创作《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大有裨益。

1887年2月,显克维奇去立陶宛的杜布尼克狩猎,也就是在那里完成了《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情节、场面的构思,1887年5月他

开始动笔,他边写边在华沙的《言论》报、克拉科夫的《时代》报和《波兹南日报》上连载发表,至1888年5月便已出版成书。

三部曲最后一部的书名与前两部有所不同,前两部的书名都带有隐喻的性质,第三部则是用书中的主人公姓氏作了书名;这不仅说明作家对这位小个子骑士的特殊喜爱,同时也说明作家在写作手法上的新的探索,虽说与前两部写作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爱国主题是相通的,是前后呼应和连贯的。

《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同前两部作品一样,也是一部战争题材小说。作家以其雄浑的笔力纵横驰骋,把一个个战争场面写得飙发电举,震声骇影,而对每个战斗场面的具体描绘又各不相同,千态万状,因此显得异彩纷呈。虽然有的场面只是轻描淡写,有的甚至是一笔带过,但是这些描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给读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又交代了小说情节发展的背景。

显克维奇具有画家的天赋,而且是位对色彩极其敏感的画家。结集在丘库尔-恰伊雷牧场的土耳其大军,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度,不仅他们的服饰颜色各不相同,就是士兵们脸上的肤色也千差万别。苏丹的中军大帐金碧辉煌,流光溢彩;随军出征的苏丹王后的仪仗行列更是写得花团锦簇,姹紫嫣红,各色宝石闪闪烁烁灿烂如霓虹。整个营地旌旗招展,绣带飘扬,色彩鲜艳的花帽点缀其间,似朝霞般璀璨夺目。这五彩缤纷的浩荡队伍充分显示了土耳其苏丹的权势和淫威,既像一组巨幅油画,又像一个演示战争的大舞台,更显示了穆斯林文化讲究豪华、奢靡的特点。

《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跟三部曲的前两部一样,虽然展示的历史事件盘根错节,千端万绪,但它的故事情节却是围绕着两条主要线索进展的,井然不紊。一条是共和国的反侵略斗争;一条是书中主人公的爱情纠葛,铁马金戈交织着柔情蜜意,把一场事关国家存亡的决战和围绕这场决战出现的内部纷争,写得瞬息万变,波澜壮阔;把一对情侣的悲欢离合写得荡气回肠。更有不同的是,前两部小说都是主人公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最后都功成名就,拥有如花美眷,都

有个大团圆的结局；而在《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中，主人公夫妇历经磨难，最后却是天凡两隔，令人扼腕叹息。小说出版后在波兰引起高度的重视，不少读者为主人公的命运唏嘘不已。

如果说《火与剑》主要是一部充满青春豪迈的传奇小说，以其丰富的历险内容和强烈的动感挤压了历史事件的进程，《洪流》则以政治一战役因素抑制了主人公克密奇茨的历险的现象，那么在《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中则达到了历史和传奇二者的和谐。在这部作品中，作家突出了田园诗般的静态因素，对华沙郊区贵族庄园以及对赫雷普蒂奥夫哨所日常生活的绝妙描绘，不仅使三部曲的这一部分构成了一幅幅充满生活情趣的优美的习俗画，同时也衬托出日后保卫卡缅涅茨要塞战争的酷烈性。书中对华沙选举国王时的政治斗争，对驻守卡缅涅茨的上层军政人员中进行的有关坚守或投降的辩论场面的描绘，都可说是错落有致，一环紧扣一环，丝丝入扣，灾难步步临近，步步走向最后的悲剧——投降派占了上风。卡缅涅茨要塞的攻防战役和霍奇姆城外波兰部队对土耳其大营的进攻，都是这部小说中的重头戏，硝烟、烈火、雷霆、闪电、袭击、拼杀、冲锋、搏斗和枪炮轰鸣，无不描绘得生动逼真，使人读来如置身其境。因此可以说，三部曲每一部都有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面貌，各有千秋。

一部作品的成功往往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上，《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在塑造人物方面颇有独到之处。作家采用了对比和烘托的手法来处理他的人物，而且把人物的性格发展同历史事件的进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处境、不同才智的人在生活的激流中，在斗争的漩涡里施展各自的本领。他们的言谈举止，以致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地表明了他们在性格和品德上的差异。显克维奇在他的三部曲中塑造了一批“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伟大骑士形象，把他们的忠肝烈胆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写得惊天地泣鬼神，给后代留下一部部英雄史诗，一曲曲爱国颂歌。

在这个英雄群体中只有小个子骑士伏沃迪约夫斯基和扎格沃巴爵爷是贯穿整个三部曲，亲身经历过三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人，在显

克维奇的笔下,小个子骑士的性格发展脉络清晰,令人叹为观止。在《火与剑》中,他是耶雷梅王公麾下的一名龙骑兵校尉,虽然只有二十几岁,但在军中已是位重要角色,因为他自青少年时代就在乌克兰的大草原崭露头角,英勇杀敌,练就了一身无出其右的武艺。他的刀法精湛到无人可敌,但那时的米哈乌·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常常是以扎格沃巴爵爷小搭档的身份出现。他为人老实厚道,虚怀若谷又急公好义,在危急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充当扎格沃巴忠诚的保镖,取得胜利后,功劳则记在扎格沃巴的名下。他的无私、谦虚和乐观深得老爵爷的喜爱,把他称为自己的“徒弟”,高兴时还拿他调侃取笑,他也毫不在意。在《洪流》中,小个子骑士已是一名能征惯战的军人,而且在思想上更为成熟,处处起到一种表率作用。他的刀法也更加精练,连国王都称他是“这个国家的第一把刀”。这时的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是立陶宛王公雅努什·拉吉维尔麾下的一名龙骑兵团队长,当他一认清雅努什的叛国阴谋后立刻就与之决裂,毫不留情地与之作斗争;尽管这位王公是他的上级,而且在与沙俄侵略者的战争中他还曾经受到王公的嘉奖和提拔。是他的爱国热忱和骑士荣誉感使他明辨是非,永远站在正义一边。他的这些品德和性格,在三部曲中最后一部以他的姓氏为书名的小说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达到了更完美的境界。

在感情方面,伏沃迪约夫斯基所经历的曲折是三部曲中其他两位主人公所无法比拟的。米哈乌本是条多情的汉子,见到漂亮姑娘总不免心旌摇曳,而传统的道德观在告诫他不可造次。由于他身材矮小,总是情场失意,好不容易赢得耶雷梅王公府邸的一个漂亮姑娘的芳心,但又总是阴错阳差,使两个有情人难成眷属,到他终于可以结婚时,他心爱的姑娘却突然病逝。这个打击对他是如此沉重,以致使他遁入空门。扎格沃巴爵爷把他从修道院骗出来后,他爱上了端庄、美丽、富有同情心的克瑞霞小姐,两人私订终身。可就在他远赴大荒原执行军务的时候,克瑞霞和凯特林双双坠入爱河。他的好友凯特林成了他的情敌,他经过内心斗争之后,决心成全他俩的婚姻。

他的这种无私和大度充分显示了一个高尚骑士的人性美。婚姻上的坎坷使他再度陷入锥心之痛,幸好早已暗恋他的巴霞小姐主动向他表白了心愿。他和巴霞(巴希卡)结婚后,夫妻恩爱,他们在卡缅涅茨附近购置了一座庄园,过起了他久盼的美满生活。

在这部书中,显克维奇以浓墨重彩描绘了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如何由一名普通龙骑兵团队长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的过程及其在才干和精神上的升华。和平的日子没过多久,他就被派往偏远的赫雷普蒂奥夫,镇守濒临土耳其辖区的边界。在赫雷普蒂奥夫要塞哨所,他厉兵秣马,森严壁垒,铲除为害一方的鞑靼匪帮。他跟哨所官兵的友谊,他对不幸者的同情和倾囊相助,都描绘得有声有色,充分显示了他的人情味儿,一个有血有肉、内心丰富的伟大骑士形象跃然纸上。在赫雷普蒂奥夫哨所小个子骑士和他的爱妻虽然又经历了磨难,但毕竟度过了一段紧张而幸福的岁月。土耳其入侵已从传闻变成了事实,卡缅涅茨要塞是抗击土耳其进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大统帅索别斯基深知那要塞最终是守不住的,他关心的只是争取时间,坚持到共和国得以集结足以自保的兵力。在这样的信念中不难看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似乎是准备把自己的爱将,共和国战功最卓越的骑士明白无误地派去赴死!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起初考虑到卡缅涅茨将是一座被围困的孤城,而自己则是打野战和奇袭的能手,舍其所长而要去那里固守,且危及自己的爱妻,他不是没有犹豫的,但是接到大统帅的指令后,他义无反顾,立即去了卡缅涅茨。他到了那里首先面对的就是跟投降派的斗争,守城主将把指挥作战、守卫城堡的重任推给了他。为表明自己与卡缅涅茨要塞城堡共存亡的决心,他和战友凯特林在教堂面对天主圣坛庄严盟誓,宁可战死也决不献出城堡投降。在卡缅涅茨的保卫战中,有时他使一柄重剑,他的剑术也精湛到人剑合一的化境。他的坚定无畏和卓越的指挥才能也发展到了极致。他善于机动灵活地运用战术,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出奇制胜。他作为一名指挥官,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在开战前的单兵决斗中,他斩获敌兵骁将,如探囊取物,使土耳其侵略者深感只

要是伏沃迪约夫斯基守城，他们就无法攻陷这座鹰巢。小个子骑士率领的部众个个勇猛顽强，不怕牺牲，在数十万土耳其军队的围困下岿然不动。就在他们击退了敌人最大的一次强攻并且取得了辉煌胜利之后，守城主将却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交出城堡，举手投降！把对祖国的忠诚和骑士荣誉看得高于生命的伏沃迪约夫斯基，岂能违背誓约，苟且偷生！他眼见各处城门上都飘着白旗，心如刀剐，便命人点燃要塞的地下火药库。他摘下头盔，立马阵前，最后在炸毁城堡、塞堡的声声震天巨响中壮烈牺牲。斯人已去，但他那种义薄云天、宁死不屈的精神将彪炳千古！像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这样集德、才、智、勇于一身，精忠报国的英雄，在显克维奇小说中是罕见的。

对巴希卡形象的塑造也显示出作家的匠心独具。伏沃迪约夫斯基对巴希卡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初见面时是先闻其声，后见其人。在漆黑的夜晚，坐在没有灯光的轿式马车里，他听到巴霞那银铃般的愉快嗓音和驳斥他的恭维话的坦率而大胆的态度，给小个子骑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在晚餐桌上，他才看清巴霞和克瑞霞的面容。他为克瑞霞高贵的气质和端庄的仪态所吸引，暗自思忖，“这是位出身名门的淑女”，至于那一位，简直是个“淘气的小伙儿”。这样的类比可谓是一语破的。如果说克瑞霞和三部曲前两部中描绘的女主角形象颇为相近，都是名门闺秀，都以工女红和弹奏七弦诗琴见长的话，那么巴希卡却是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她虽然也是一位贵族小姐，但她自幼就爱舞刀弄剑、骑马、打猎。边塞烽火锻炼了她英勇无畏的性格，也教会了她眼疾手快制服顽敌的本领，她的率真和蓬勃朝气有时会让人误解为疯疯癫癫不守闺训，却深得扎格沃巴爵爷的喜爱，老爵爷给她取了个“小侍卫”的浑名，其实就是把她看成了一个假小子。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她慧眼识英雄，但她追求伏沃迪约夫斯基的方式不是长吁短叹，而是跟他斗剑，向他学习剑术。小个子骑士失恋后她表现出的是真挚的同情，小个子骑士也逐渐认识到她那种特殊的女性的妩媚。她和伏沃迪约夫斯基结婚后，便成了他忠贞不渝的贤内助，她不畏艰难险阻，处处追随在他左右，无怨无悔。

在赫雷普蒂奥夫的哨所,她协助丈夫整顿军纪,她懂得治军应宽严结合,她对士兵涣散粗野的习气大声呵责,她对士兵的生活关怀得无微不至,使得那些狂放不羁的勇士都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喜爱得无以复加。她由衷地喜爱军旅生活,跟随丈夫剿匪杀敌,驰骋疆场,充分显示出她的阳刚之气,女中豪杰的特质。但由于她的善良天性和富有同情心,使她一时没有识破阿齐亚的真面目和对她的别有企图,还极力撮合阿齐亚和艾娃的婚姻,为此她不惜离开自己心爱的丈夫,远走边塞。不料途中阿齐亚凶相毕露,劫持了她。她不是乞求怜悯,而是怀着满腔怒火给了敌人以致命的一击,阿齐亚应声倒地昏迷不醒,她毫不迟疑地纵马奔逃。巴希卡的智慧还表现在她一路见到阿齐亚将自己统带的兵马在经过的哨所各留下五十名,已心存疑惑,在遇到凶险时才能做到临危不乱,清醒地分析了形势,不是按原路逃跑,而是拐进了辽阔的大草原,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千里走单骑。巴霞一心只想返回赫雷普蒂奥夫,历经千难万险,生命悬于一线,在她相继失去两匹坐骑之后,她不是认命等死,而是徒步穿越林海雪原,拼着最后一口气奔回赫雷普蒂奥夫哨所,向丈夫通报了阿齐亚叛变的事实。若不是像巴希卡这样的女中丈夫,就不会有此等胆识,就不能做出这种毅力超群绝伦的壮举。

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奉命到卡缅涅茨镇守要塞,大病初愈的巴希卡深知此行的后果必是凶多吉少,却坚持要跟丈夫生死相守。就在要塞保卫战进行得最紧张、最艰苦的时候,她来到丈夫身边。当双方的炮击出现了片刻的间歇时,巴希卡依偎在丈夫怀中,两人似乎是在互相鼓劲,其实是在作最后的诀别。皎洁的月光洒在一对爱侣的身上,衬托出一派凄美的诗意画境。

像巴希卡这样的奇女子,不仅在显克维奇的三部曲中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在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经典塑造的女性形象中也是凤毛麟角,故而在1905年瑞典文学院授予显克维奇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皇家学院常务秘书C. D. 魏尔生在授奖词中对这个形象大加赞扬。

显克维奇在《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中除了精心刻画男女主人

公的形象之外,还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三部曲中有三个著名的反面人物,都是背叛祖国的不义之徒,也都是作为主人公对立形象而存在的,还都是跟主人公争夺同一名女子,惟独阿齐亚才这等野心勃勃,这等蛇蝎心肠,也是这个形象和主人公的形象相比最邪恶,最令人厌恶,下场也最悲惨。这也说明,在所有爱国志士中,显克维奇最挚爱的英雄是小个子骑士伏沃迪约夫斯基。

足智多谋的扎格沃巴也是贯穿了三部曲始终的人物。在这部作品中,已到耄耋之年的老爵爷仍在为国操劳,他的聪明睿智,他对战友的如师如父的关爱令人感佩,他的能言善辩、幽默诙谐常使人忍俊不禁。正如魏尔生所说的那样:“像扎格沃巴这样的人物将永远在世界文学的那些不朽的喜剧性格的画廊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完全是一个独创性的人物。”^①

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死得悲壮,感天动地,但整部小说如果以卡缅涅茨要塞陷落的悲剧结束,便难以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显克维奇在尾声中以大量篇幅写到要塞失陷一年之后,大统帅索别斯基统率雄师主动进攻强敌,在霍奇姆城下,把土耳其侵略军一举全歼;更写到十年之后,已当选波兰国王的杨三世索别斯基在维也纳城下把土耳其大军碾为齑粉,不可一世的土耳其从此一蹶不振、正义之师胜利的欢呼响彻四方。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显克维奇圆满地结束了他的三部曲创作。那些龙腾虎跃的民族英雄和万千民众的光辉事业,鼓舞着当时还处于外国占领下的波兰人民去为一个自由、独立的波兰努力奋斗。

我们夫妇,两个已逾古稀之年的老人,出于对波兰文学的深忱热爱,先后几经周折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终于将显克维奇的三部曲全部出齐,遂了我们积压多年的心愿。前两部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火与剑》(1997),《洪流》(2001))。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

^① 转引自林洪亮著《显克维奇》(授奖词由文美惠翻译),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297—298页。

波兰政府、波兰驻华大使馆和波兰图书研究院的支持和慷慨赞助,衷心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坚持出版世界文学经典和佳作,传播世界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灿烂文化的宗旨,促进了三部曲最后一部《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的出版。我们特别感谢编辑和所有为此译本出版作出过努力的出版社相关人士,他们的敬业精神令我们深为感佩。显克维奇的文字优美、典雅、流畅、幽默,书中典故甚多,涉及波兰古代习俗、军事、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我们怀着对显克维奇无限敬爱的心情,极力做到忠实于原著,但我们的能力与显克维奇的才华相比,毕竟不能望其项背,尽管殚精竭虑,翻译时如履薄冰,但译本是否能够完美地再现原著的艺术魅力,我们仍没有十足的把握,为此我们常耿耿于怀。这里奉献给读者的《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是我国从波兰文原著译出的第一个中译本。

易丽君

于北外西院塔楼

2011年2月28日